

中国作协重点扶持工程项目

陕西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同期小说连播



新姨



王海·著

作家出版社

新姨



王海·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姨 / 王海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063-9391-1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0233 号

新 姨

作 者: 王 海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百丰艺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02 千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91-1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寻找中国民间文化的密码

李 星

看了王海新作《新姨》，我改变了对王海文学创作的看法，他似乎找到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密码。这部小说思想艺术境界很高，这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最好的一部小说。

《老坟》表现了王海的文学才气，像《白鹿原》一样，写出了男人和家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有思想内涵。《人犯》在文化品位上有些混乱。《天堂》写出了农村土地变革的阵痛。《城市门》写出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生存状况，与当前社会热点扣得比较紧，但民俗应成为背景。

这部作品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不是从社会问题出发，而是从生活和艺术出发的一部纯文学的东西，他的路子走对了，我看好王海这本书的文学路子，他的路走对了，才能写出这样绵密，把人性的深刻日常化了，这才是纯文学艺术性的东西。

《新姨》看不出以前鲜明的设计意识，没有硬往民俗文化上靠，写出了人性人情、人情物里，写出了婆媳和家庭、邻里复杂的关系，我看完这部小说，想到王海当上省作协副主席，文学成就得到了社会认可，心态变得平和自然，没想到写出这样好的作品。在人情物里的平淡中，达到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深刻、境界的高远。

在美学方面王海有自己的追求。从我的审美角度看，在这部新

作中，王海的自然、慰藉、润物细无声，在这日常生活中、人情物里的平淡中、人和人关系的微妙之处中，达到一种人性和艺术境界的高蹈。我看到旺财回家那一段落泪了。这是厚重的文化，民俗文化的自然呈现，写出了人物的灵魂境界，王海找到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密码，天人合一，自然生命。

《新姨》这部小说回归人的本体，以人为主体的，以人的自然的心理状态、生存状态为本体，不是强加的社会政治的本体。当一个人一心要写一部“史诗”时，可能就会失败。心理状态如何，是作家能否成功的秘诀。小说中的新姨剪出成功作品“回门”，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她结婚的第二天，她的丈夫旺财就被抓当了兵，婆婆怕她出轨，疑心不断，百般折磨，最后给她炕上扔了一堆纸，让她学剪纸，想用这种事拴住她的心。她思念丈夫旺财，想象和丈夫旺财回了一次娘家，旺财牵着毛驴，她坐在毛驴上，天上有飞鸟，地上有花草，后边跑着一条欢快的小狗狗。她在无意识中完成了一幅惊人之作。

一个作家若总想干大事，不能沉寂下来，往往适得其反。心理状态是创作也是其他事业成功的基础，心理成熟了，心态平和了，事业就会跨过一个层次。看完这部作品，当时我很亢奋，亢奋地看到王海不再是我熟悉的王海了。他整个是在日常生活、家庭和村庄环境中，在个人命运和生存状态中写出了一个天才而伟大的民间艺术家的诞生。

2017年4月18日改定

（李星，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曾任《小说评论》主编，茅盾文学奖评委）

民国三十八年。

秋后的咸阳五陵原空空荡荡，南山北山尽收眼底。一阵豪迈的秦腔野唱从汉武帝的陵上传来，人们看到，受活^①的马立本在陵上吼秦腔。

儿子旺财昨天成了婚，媳妇啥都好，就是脚大。他心里高兴，脚大能干活！

晚上喝罢汤^②，旺财还没回来，旺财母亲问儿媳可云，她怀疑小两口夜晚闹了别扭。“夜晚你俩好着没？”可云羞红着脸没说话。

马立本从房门口走过，“还能把那货丢了！”旺财母亲看着亲手为儿子剪的窗花，脚步越来越沉，昨天儿子结婚，昨晚是头一夜，她听见可云在哭，她昨晚哭啥呢？可云不语，她不能责怪可云，夜晚两个娃都是头一夜……儿子这时还没回来，她恐惧地问马立本：“不会有啥事吧？”

“臭嘴婆娘！吓吓……”马立本向地上吐了几口。儿子旺财和对门的马上在坡头砖瓦窑背砖，每天天不亮出门，天不黑回来，今天这

① 受活：舒服幸福之意。

② 喝汤：晚饭。

是怎么了，这个时辰还不见回来，他心里也着急。他是一家之主，他一急这一家就乱了。他说：“我到马上家问问，看马上回来了没有。”

“对，看看马上回来了没有。”旺财母亲的语音中带着战栗。

旺财晚上没有回来，可云知道旺财生她的气。昨天晚上耍房的人都走了，她心里很害怕，她不知道旺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一点也不了解他，她和旺财只见过三次面，第三次就坐在他的炕头上了。昨晚他听信那些坏小子的话，让她做了很多难以启齿的事。他们吹灯吓唬她，她惊叫着缩到炕角。她害怕了，答应他们提出很多无赖的要求。

等他们走了，她蜷缩在炕角，她感到无脸见人了。旺财却毫无羞耻之感。他说：“要呢，他们都是要呢。”

她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

旺财说：“睡呀！”她抬头看着旺财，自己这一生就要交给这个旺财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儿？

她糊里糊涂地拉开了被子，就这样旺财一夜间把她变成媳妇了。

2

秋风在街上肆无忌惮地奔跑，树叶像鹞子在空中飞舞，马立本裹着衣服从马上家回来，说马上没回来，马上家人也着急等着呢。旺财母亲骂道：“这两个贼娃子跑哪去了？不会跑进城看戏去了吧！”

马立本说：“旺财夜个才成婚，媳妇在家等着呢，他咋会去看戏呢？”

可云在屋里听见公公婆婆的话，心里怨自己。夜晚她慢腾腾拉开被子，旺财一口气吹灭了灯，扑过来脱她的衣服，她心里想，你急啥呢，你把我娶到炕上了，我还能跑吗？旺财不这样想，他火急火燎地

脱她的衣服，他不让他脱，他就把她推倒在炕上。

这个旺财不是疼爱自己的人。他强硬地掰开她的手，脱了她的衣服，要脱她的裤子。她早已有防备，把裤带绑成了一个死疙瘩。昨天嫂子告诉她，那些耍房的瞎得很，啥坏事都敢做，你一定要小心。你晚上少喝水，把裤腿扎紧，把裤带要绑成死疙瘩，不然他们就让你丢人了。

旺财解不开她的裤带着急地说：“我把你费神把力地娶到炕上，你咋是这人呢？”

可云不吭声。你猴急啥呢，啥事不能慢慢来，你急啥呢！你这样硬下手就能办成事？看着旺财着急的样子，可云感激嫂子给她出的好主意，要不是她把裤带绑成死疙瘩，不知旺财这时会把她折腾成啥样子了。

旺财母亲在屋里喊：“都这个时辰了，你也不知道去村外看看，看娃回来了没？”

马立本说：“我看他就回来了？我看不看他也回来，他不回来跑哪去？媳妇在家还等着他呢。”

听见公婆的对话，可云心里恐慌起来，她真怕旺财出了什么事。

她把裤带绑成了死疙瘩，旺财解不开，她心里很好笑，你能吗，你不是有能耐吗？你把我娶到炕上，就想咋弄就咋弄。她突然笑出了声。旺财满头大汗地问：“你笑啥呢？”

她说：“我笑你傻，我躺在这里，你把裤带都解不开……”

“你绑成了死疙瘩！”旺财委屈地说。

可云说：“我不绑成死疙瘩你能听我的吗？”

旺财擦一把汗不理她。可云说：“你不是能行吗，咋就解不开一个裤带呢？”

旺财生气地说：“你绑成这样，我咋解开呢？”

可云静静地躺在炕上，旺财解了半天还是解不开，他松了手问：“你还睡不睡？”

可云说：“要睡分开睡……”

旺财看她一眼说：“你解开再说。”

可云说：“你先睡我再解。”旺财听话地脱了衣裤，可云见他脱得精光说：“你咋是这人……”

旺财说：“脱光了睡着舒服。”说着钻进被窝。

可云说：“你把灯吹了……”旺财爬出被窝吹灭了灯。

可云心里害怕，慢慢地脱了衣服钻进被窝。旺财见状，掀开被子钻进可云被窝。可云不让，旺财蛮横地钻了进去。却喊：“你咋是这样，穿着裤子睡觉……”

可云说：“我脱了……”

旺财说：“你脱了还穿着裤子？”可云不吭声。

旺财说：“你不脱裤子咋睡？”

可云说：“你给我脱……”旺财说着去解可云的裤带，却发现可云的裤带早已解开，不再是一团死疙瘩。

他轻轻地掀开可云的裤腰，可云突然抓住裤子说：“我害怕……”

旺财说：“害怕啥嘛，我还能把你吃了？”可云松开了手，就再也不由她了，旺财脱了她的裤子……她捂着脸，觉得没脸见人了。

她的下身一点遮挡也没有了，空空的，她害羞地蜷起腿，不知怎么办。

她一点准备也没有，旺财却像一个熟练的猎手，她像一个羊羔被旺财拥在了怀里。慌乱着只觉得像棍一样的东西顶破了她的下身，她疼痛地狠狠地咬住旺财的肩，她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的下身由疼痛变得麻木，当旺财从她身上下来时，她简直要昏晕过去。

旺财说：“你真狠，把我的肩咬烂了。”她躺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一动就疼，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件顶重要的东西，她失声哭了。

这哭声吓住了旺财，他说：“你这样干啥？好像谁欺负了你。”可

云觉得很委屈，这难道不是欺负吗？她越哭得伤心。旺财说：“谁娶媳妇不弄这事，不弄这事娶媳妇干啥？”

可云伤心却不敢出声。旺财劝慰她：“谁家新媳妇不过这一关？不过这一关能叫媳妇吗？”旺财不再哄她，他也不会哄她。她怎样的伤心、委屈，他躺在她身边，动也不再动她一下。她希望他会抱住她，她会减少疼痛。她希望他哄她，说一句让她心暖的话。而他没有，他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静静地躺在她的身边。

3

夜里，秋风吹起哨子，像要把房屋掀倒。鸡叫了，旺财母亲叹息一声：“咋还不回来呢……”

马立本慌乱地说：“这娃咋还不回来……”

忽然有人推开头门在院里喊：“先人^①，旺财回来了没？”是对门马上的父亲马轩的声音。

马立本说：“没，没回来么……”披衣走出屋。

马轩说：“要说路上遇见狼，他们两个小伙还怕狼？”

马立本说：“秋收麦种了，狼早跑到北山里去了，哪还有狼呢！”

“这两个小子跑到哪去！”马轩低声问马立本，“先人，旺财媳妇在不？”

“你这话说的，夜个刚过门，她不在家到哪去？”马立本生气地说。

旺财这个时候还没有回来，可云心里掠过一阵慌乱。她觉得对不起旺财，新婚之夜她给他那么多难堪。想到这里，便想起她和旺财晚上的很多事来。

① 先人：对同龄长辈或年长有血缘关系人的尊称。

夜里她哭着，旺财没劝她，没哄她一声，她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觉得一只手在她的身上游走，不定向地游走，她感到很舒服，胸脯闷得慌，像一块石头压在身上；她慌忙醒来，一个人趴在她的身上，她看不清他的面孔，但那笨拙的动作她猜是旺财。她说：“你还要干啥？”

旺财说：“你看我干啥……”可云一侧身把旺财推下去。“你咋是这人……”旺财喘着粗气，生气地说。

可云说：“我是马、是牛……你想骑就骑……”说着哭了。

她不知道别人做媳妇是咋做的，她实在不想再做了。旺财不是一个会体贴人的人。他不管她的感受，蛮横地就上了她的身。他不顾她的疼痛，只顾自己受活。她养了十八岁的女儿身，就这样交给了他……她疼痛地哭，委屈地哭，他没有一句疼爱的话，她怎么遇到这样一个愣小子呢……

她和他从认识直到睡到一个炕上，他们一共见了三次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媒人家，他长得很英俊，眼睛不大却很有神。他当着媒人的面送给她一个花手帕，说他叫旺财，她觉得这个名字是福相，有财运。就这样，他们订下了终身。第二次见面，是农历八月十五，他到她家，提着四样礼，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竹篮里，上边盖着一块红格子粗布。

他进门时她正站在院里，她想不起站在院里干什么。她看见他进门，跑进房子告诉母亲：“旺财来了。”

旺财见到她母亲很有礼貌地叫姨，把她爸叫姨父，把哥叫哥，把嫂子叫嫂子。直到旺财走，她也没有到房间去，没有和旺财说一句话。中午吃饭，她妈擀的黏面，是嫂子送过去的。第三次见面，她就到旺财的炕上了。她只知道他长得人模狗样，不知道他是这样一个蛮横不讲理的人。她后悔来不及了，她已经是他的人。

他破了她的身，今天这时候还不回来，是他生气，还是在路上遇

到了什么难事？她想他一定是生气了，如果他今晚回来，她不会再忸怩，不会再害羞，她已经变成媳妇了，还忸怩啥呢，谁家媳妇能躲过这一关。嫂子给她说过，第一夜疼，第二夜就不疼了，就舒服了。她还没有感受到做女人的舒服，她只感到疼痛。嫂子说，第二夜就不疼了，她等着第二夜，他这时候还不回来，有这样一个美人在家等着他，他怎么还不回来呢？

4

黎明时秋风扫尽村庄的尘埃，细雨像丝一样飘落下来，村里村外干干净净。可云坐在炕上睡着了。天亮了，突然有人推开她的房门，是一个老婆，她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儿的红芋，她说：“他新姨，嫂子蒸了一锅红芋，给你和你妈送过来。”可云看着她不知道如何称呼。来说：“我是对门马上他妈。夜晚马上和旺财没回来，他爸和你爸天没亮就找去了，我怕你着急，给你送红芋来，刚出锅的，热着呢。”

可云刚过门，新媳妇进门三天勤，这三天一定要勤快。昨天早上，旺财起来走了，她知道他在窑上给人家背砖，她起来悄悄地推开公婆的房门，给公婆倒尿盆。旺财出门时看见她从父母房里端着尿盆出来，对她笑了笑，她一下被感动，她还以为他是一块不识人情的石头，他也会笑。他那一笑，让她深深地记在心里，一切怨恨，仿佛在那笑容中烟消云散了。

她端着红芋走进旺财母亲房子，旺财母亲坐在炕上，身子靠在墙上痴呆地看着窗户上的剪纸。她说：“妈，对门马上他妈送的，还热着……”

旺财母亲有气无力地说：“我哪能吃得下？我一夜没眨眼……”她看着站在可云身后的马上母亲说：“你叫她嫂子……”

马上母亲说：“姨，快趁热吃。我见你房门闭着，没敢打扰你，先给他新姨送去了。”

可云说：“怪我……旺财会回来的……”

旺财母亲说：“咋能怪你，你刚过门，咋能怪你呢！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让我担心得很。前个晚上你哭啥呢……”

可云脸红低头不语，好大一会儿她说：“没事，他会回来的……”

旺财母亲说：“你心大得很……”可云不敢再吭声，去端尿盆却找不见尿盆在哪里。她怨恨自己，如果新婚晚上顺着他，他就不会生气，就不会不回家。他一定是生她的气，给她使性子。她想给婆婆说出旺财没回来的缘由，让她不要担心。但她没法给婆婆说，她难以用语言表达她把旺财从身上推下去的过程。旺财母亲还是痴呆地望着窗上的剪纸，好像那幅剪纸缺少了什么。

可云细细观看，那是一幅喜鹊图，一对喜鹊周围飞落着一群小喜鹊。旺财母亲期盼她能多孙多福，她的后代像这群喜鹊一样，飞满天空，簇拥在她的周围。然而她唯一的儿子不见了，一夜未归，这怎能不使她担忧焦急呢？

可云劝她不要着急，旺财今天一定会回来。他夜晚未回，今天还能不回来？他有多大的气，能把新娘子丢在家里再守一夜空房。

午饭时，马立本和马轩回来了，他们带回来的消息使两家人陷入了惊恐之中。马轩说：“窑上掌柜的说，马上和旺财前个后晌干完活就走了，有人说他们走的时候爷^①还没压山。”

首先感到害怕的是旺财母亲，她听完马轩的话就哭了，她怨马立本让旺财去窑上背砖，她怨可云是个丧门星，刚过门就让她丢了儿子。

可云再也不敢说旺财今天能回来的话，她猜不透，弄不明白旺财干啥去了。

① 爷：关中方言，指太阳。

傍晚时分，西边天的晚霞染红了天空。马上回来了，旺财没有回来。

马上跑回来像丢了魂似的满头是汗，说话结结巴巴，眼里不时闪烁一种怪样的恐惧。他站在屋里喝了一大碗水说：“前个爷没压山，我和我旺财大往回走，走到一个墓冢旁，一伙人从西边过来，他们衣着破烂，肩上背着长枪短枪问咸阳城咋走，他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我俩给他们指路，往南边走下一道坡就到了。他们听不明白，让我俩给他们带路。我俩不想去，旺财说给家里说一声再给他们带路，有一个人抡起枪托砸在旺财的肩上。我们只好跟他们走了。他们把身上的袋子卸下来让我们背，进了城，天就黑了。

他们住在一个偏僻的大院子里，他们歇下了，我们要走，他们不让走，说你们走了这些东西谁来背？我们吓坏了，知道遇上土匪了。晚上，他们让我俩睡在院子里边，不让我们出去。”马上母亲听着哭了。

“出了城，我俩不知道方向了，我俩从小在咸阳城里没去过。天蒙蒙亮，我们出城了，出了城，我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只是跟着他们走，旺财走着哭着，说媳妇还在家里呢。一直走到天黑，也不知走到了哪里。晚上我起来小解，房子里的人都睡着了，走一天他们都困了，我出来再没有回去，摸黑跑了。我顺着原路向回跑，跑到咸阳我就知道回家的路了。”

马轩问：“你旺财大呢？”

马上说：“我跑了，一直往前跑，头都没敢回……”

马上母亲说：“回来就好，你一天一夜没回来，把妈吓死了。”

马轩说：“你回来旺财没回来，这咋给旺财家人说呢？咱去旺财家一趟，给你二爷说一下，不管咋说，人总算有个影了。”

马轩推开旺财家门，马立本呆坐在院子的捶布石上，听见门响，忽一下站起来。旺财母亲从窗户喊：“旺财回来了？”

马轩说：“马上回来了……”

马立本拉住马上问：“旺财，旺财呢？”

旺财母亲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你回来，旺财咋没回来？”

马立本和旺财母亲听了马上的叙述，再也站不住，坐在了地上，马立本问：“他们是哪一路的土匪？朝哪个方向走了？”

马上说：“朝东……好像是朝南走了……我出了咸阳城摸不着方向……”

马立本回过神来：“哪个背枪的咱都惹不起，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咱在哪找娃去呀……”

6

霜降后的清晨，白霜像雪一样落在屋顶、柴火堆上，人们感到冬天就要来到了。听说马上回来旺财没回来，霍先生来看马立本。马立本说：“娃在回家路上碰见了土匪，娃没法……”

霍先生说：“这年月真让人操心……”

马立本见霍先生操心儿的事，表示谢意，他说：“让你操心了……你给先祖霍去病把书写成了没？”

“慢慢来，不着急。”霍先生自称是霍去病的后裔，祖籍山东平阳，他要给先祖西汉名将霍去病写一部叫《骠骑将军》的书。为写这部书，他从平阳来到咸阳茂陵，在一个无名冢上挖窑洞住下了。皇家村人见他可怜，又是个文化人，让他住在村西头的庙里。庙门前有几分闲地，原来是瓦碴滩，霍先生勤快，把几分瓦碴滩整成了田地，种了五谷，就在这庙里扎下了根。霍先生为了感恩，村里人谁家有事他都去帮忙，红白喜事他总是跑得勤快。慢慢地乡亲们就把他当成自己

村里人了。

霍先生给乡亲们常说一句话，这句话说了几年了，但他仍然对人说：“我考证过了，我先祖霍去病不是私生子，霍仲孺和卫少儿不是私通，他俩在平阳公主府认识产生了感情，他俩也算是有情人。他当时要带卫少儿出逃成婚，一时没走成，就给天下人留下了闲话。我有资料佐证……”

霍先生看了马立本老汉要离去，王十万来了。王十万是村上一户富裕人家，他弟王满仓在山西中条山抗日牺牲，乡亲们高看他一眼。别看他家有牛马、有良田，日子过得滋润，但他吝啬，出门总是披件烂衣服装穷。

王十万和霍先生打过招呼，目送霍先生离去，急急地问马立本：“二叔，咋弄的，马上回来了，旺财咋没回来？”

马立本说：“马上机灵，夜里小解跑了，旺财老实跟人家走了。”

“那些都是啥人？走哪去了？”王十万问。

马立本说：“土匪……”

“土匪？”王十万疑惑。

“土匪！”马立本咬定说是土匪。村口的大道上有走夜路的土匪，也有走白道的队伍，土匪和队伍难分清。只要他们不进村，村民从不敢招惹他们。

村里来的人多了，马立本就不再给他们讲述旺财的事。

夜里，旺财母亲在屋里一阵哭，一阵骂。她哭儿子恹惶，一个人被土匪带走了，是死是活不知去向；她骂可云是个丧门星……她哭着骂着叫可云到她屋里来。可云来了，像一只受伤的猫儿胆战心惊地站在房子里。旺财母亲问：“我问你，新婚头天晚上你哭啥呢？你个灾星、丧门星，你把我儿害死了……”

可云站在地上，双腿发颤，她不知道婆婆怎样处置她。旺财母亲问：“你说呀，头天晚上你哭啥？别人新婚夜里都是高兴的事，你哭啥？”可云无法回答，她羞于说话。她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颤颤地

立在那里。

旺财母亲一笊子疙瘩打过去，打在可云的头上：“你咋不说呢？你这个丧门星……”

马立本见老婆在屋里打儿媳妇，他心里难受。旺财被土匪带走了，不仅他失去儿子，可云也失去丈夫，他一想到儿子就哭了。他坐在院里捶布石上替可云解围：“娃也苦，娃身边也没人了……”

旺财母亲听到马立本的话心软了，她哭着问：“头天晚上你哭啥呢？”可云无奈地战战兢兢地说：“我疼……”

旺财母亲说：“你娇气，谁做媳妇头晚上不疼……你哭得好，把你男人哭跑了，看你以后咋办……”旺财母亲努力回忆可云晚上哭的那声音，她觉得那声音不像疼痛的哭声，女人头夜疼痛的那一声，是兴奋激情的一叫，那一声尖厉而短暂，或许悠长而缠绵，那绝对不是——一阵哭。可云为什么会哭？可云的哭是不祥之兆，她怀疑旺财娶进门的不是一个善良多情的女子，而是一个女妖，从此她便对可云憎恨起来。

可云哭着走出了旺财母亲的房门，马立本回到房子，旺财母亲说：“这不是个好东西。啥时不能哭？结婚头一夜哭，头一夜谁不疼，就她会疼，我看她是个妖精……”

马立本说：“你甭胡说了，她咋是个妖精？”

旺财母亲说：“我给女人拾^①了半辈子娃，啥女人没见过。我给人看了半辈子病，啥妖怪没见过。你不治她，她会祸害人……”

旺财母亲是村里的拾娃老婆，她在村里有至高无上的威望。谁家兄弟吵架，谁家妯娌不和、父子交恶她都会出面去管，她怎么骂，谁都不敢吭声。她不但会接生，而且剪一手的好窗花，谁家娃满月，娶媳妇、嫁女、老人过寿，都会在她这里讨要窗花。只要有人要，她就会给。谁家女人生娃，不管是白天晚上，再忙她都不会推辞，她在村

① 拾娃：关中俗语，接生之意。